

楔子

初春，枝上紛紛吐露出嫩綠的新芽，但空氣中仍散發著一股冷冽的寒意。望著面前古樸莊嚴的建築物，少年停下腳步，不想進去，只覺得即將要做的事蠢斃了。

「進來呀，還杵在那裡做什麼？」已經進到寺廟裡的婦人回頭召喚兒子。

「媽，我不想拜，妳拜就好了。」他一向是無神論者，這次能死裡逃生是他運氣好，他才不相信是什麼神鬼之助。

「你這孩子在說什麼傻話，飛機從半空中墜落，整架飛機上兩百多人，只有你和那十幾個人能夠平安獲救，這簡直是奇蹟，給我進來，跪在佛前感恩佛祖的保佑。」少年嗤之以鼻。「媽，妳也說那是奇蹟了，關佛祖什麼事？」如果祂真的有靈的話，不是該救全機的人嗎，為何救他這個從來不信佛拜佛的人？

婦人舉手敲了下兒子的腦袋，嬌斥了一聲，「在佛前不許無禮。」

「爾旋，聽你媽的話進來。」陪在婦人身旁一名昂藏卓爾的中年男子開口。「你知不知道在接到你搭的班機失事的消息後，你媽嚇壞了，連夜跑到廟裡祈禱，只求你平安無事，她願意吃齋念佛一年。」

他們甘家一家從來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。

可在遭逢這樣的危難之際，他們也只能無助地向無形的神佛祈求幫助，那時看著素來不信神鬼的愛妻，為了么子的生死在佛前磕紅了額頭，他心疼得宛如針刺。聽見父親說的話，少年有點感動的斜眸瞟向母親，此刻母親娟雅的臉上已看不出當時的焦慮憂急之色，雖然平時她總以捉弄戲整他們三兄弟為樂，但他仍可以想像得出母親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，在佛前發誓願為他吃齋念佛一年。

這麼想著，他才不太情願的踱進寺裡。

「跪下，向佛祖磕一百個頭。」見兒子進來後，婦人笑咪咪吩咐。

「一百個？」少年低叫。「這種玩笑太惡劣了吧，要磕妳自己磕。」

「我上次來這裡的時候，告訴佛祖了，只要你平安回來，就帶你來磕一百個響頭。」

「那是妳說的，不是我說的。」少年眉尾挑得高高的。他肯磕三個頭就不錯了，老媽她居然叫他磕一百個，是怎樣，當他白癡要呀。

一旁的男子冷著神色，沉聲斥道：「爾旋，你媽叫你磕你就給我磕。」

看見父親凜著剛毅的面容，少年辯道：「爸，媽要我磕一百個頭耶。」

那可不是三、五個就算了，一百個頭磕下來，非磕昏他不可。

「就算她叫你磕五千個，你也得給我磕。當初你媽可是一邊流著淚，在佛前不停的磕頭磕得快昏厥過去。」

好，他投降可以了吧。少年磨著牙，知道今天這關是躲不過了，只好認命的開始對著白玉佛像磕起頭來。

一邊磕著頭，他在心裡卻對著殿前那尊威嚴中帶著慈目的佛像道：「如果真要我相信這世界上有佛，那麼……就讓我再見到她，只要我能再見到她，我就從此信佛。」

若說在那場墜機意外，他真該感謝誰的話，也就只有在飛機爆炸前一刻，及時將

受了腿傷行動不便的他，從機上扶下去的那名小女孩。

可惜，他甚至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蒼茫人海，他以為再見到她的機率十分微渺，卻不意，多年後，竟會是在那樣的情景之下再次相遇……

第1章

偌大的會議室內，聚集了屈氏家族二十一名成員。

長方形的會議桌，按照家族中的輩份，依序坐滿了人。

坐在首座的老人梭看了一遍屋裡的人。

「人都到齊了嗎？」

「嵐初還沒到。」一聲清冷的嗓音答道。

「不需要等她，我沒讓她來參加這次的會議。」老人說道。

「那麼所有人都到了。」老人的長子恭敬的出聲。「爸，可以開始了。」

「這次召集大家回來，是要為上次討論的事情作出一個決定。」環顧眾人，老人蒼勁的嗓音徐徐開口，「這麼重大的事情，若是由我一個人拿主意，也許會有人不服，所以，我打算用投票的方式來表決。」

老人矍鑠的目光投向孫輩裡性格最暴烈的孫子。

「嵐錚，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，人數少的那一方要服從人數多的那一方的意見，你同意嗎？」

「我同意。」屈嵐錚頷首。他有自信，絕大多數人的意見一定跟他一樣，不願意讓經營了好幾代的家業，就這樣在他們這一代結束掉。

「還有人有意見嗎？」見眾人沉默的搖首，老人指向會議桌上的一只紙箱。「很好，那麼把你們面前擺的那張紙條勾選好，投入中間那個紙箱裡吧。」

一時之間，會議室內鴉雀無聲，片刻之後，陸續有人將手裡圈選好的紙條對摺後投入紙箱裡。

在所有人都投完票之後，老人吩咐兩名兒子與兩名孫兒，「應成、應德，你們兩人負責監票，嵐青、嵐茉，你們負責開票，計算贊成與反對的人數。」

「是。」四人開始計算投票結果，由屈嵐青唱票，屈嵐茉將得票數寫在白板上。最後得出來的結果是一贊成十票，反對也是十票。

老人看著白板，緩緩開口，「把我的也寫上去吧，我投……贊成。」

老人語畢，會議室內譁然一片。

不需要任何人說明，一看就知道表決的結果是由贊成的一方獲勝。

老人站起身，一臉嚴肅的望向眾人宣告，「投票的結果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。」屈嵐錚瞠目死瞪著白板上的數字，不服的出聲，「爺爺，說不定這裡面有人不小心勾選錯了，再投一次。」只輸一票，要他怎麼服氣，一定是有人弄錯了，否則怎麼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。

老人注視著他，頷首道：「好吧，只差一票，也許真的是有人不小心選錯了，大家就再投一次。」

半晌，投票的結果出來，這次贊成結束的有十五票，反對的僅剩六票。

看著那樣的結果，屈嵐錚一臉錯愕，不敢置信。

「嵐錚，這下你該心服口服了吧？」老人問。

「我……」他啞口無言，他以為泰半的人應該都跟他一樣，不願意就這麼結束掉這份家業，為什麼會這樣？

一時之間，會議室內籠罩著一股靜默，人人臉上表情各異，有人欣慰、有人遺憾，但由於這是眾人投票表決的結果，所以沒有人再有異議。

數分鐘之後，屈嵐錚才從震愕中回神。

「爺爺，那最後一件委託讓我去。」

「不，這次我打算派嵐初去。」老人素來嚴肅的表情上難得顯露出一絲笑痕。

他話一出口，立刻引來一干兒孫的驚詫。眾人沒有遺漏老人那罕見的笑意，微訝的面面相覷。

老人在他們心中一向是嚴厲的長者，此刻臉上竟然會露出這樣近乎愉快的笑容，宛如頑童想到什麼捉弄人的點子，興奮得強忍著笑意的感覺。

「什麼？嵐初她連隻蟑螂都不敢殺，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務，況且，她也不會答應的。」屈嵐錚不平的哇哇叫道。

「我自有辦法讓她答應。」老人臉上信心十足，吩咐道：「嵐茉，妳去把小可帶過來。」

「小可？」屈嵐茉柳眉微揚，「爺爺莫非是想利用小可來脅迫嵐初？」

「什麼脅迫？」老人笑斥，「我只是想替她暫時照顧小可，直到她完成任務回來。」老人的長子屈應成若有所思的盯著老人。

「爸，這些年來您都不曾勉強嵐初了，為什麼直到這最後一件任務，反而要用這種手段強迫她？」他仔細的觀察著老人臉上細微的表情，想看透他心裡真正的想法。

「這是一個八年前的約定。」老人一臉神祕的說。「嵐茉，還不快去把小可帶過來，還有，不准讓嵐初知道這件事。」他板起臉孔叮囑，熠熠燦爛的眼神裡透出一抹期待光芒。

月明星稀的夜晚。

敞開的窗口徐徐吹進深夜的涼風，拂動了白色的蕾絲窗簾。

屋內沒有點燈，僅能從窗外透進的月光依稀辨識出房中的擺設。

入目所見，房裡最醒目的便是擺在中間的那張 King size 的雙人床，此刻那上頭安臥著一個人。

觀察了片刻後，如貓般輕盈的步履無聲的從窗邊走向床側。

這裡雖是三樓，且這棟大樓還設有嚴密的警衛與保全設施，但那難不了自小就接受嚴厲訓練的她。

駐足床畔，瞳孔適應了昏暗的室內，她看到一張熟睡的男性臉孔，她視力極佳，一眼就認出這個男子正是她此次任務的目標，因為在來此之前，他的照片她就看過不下數十次，早已深烙在腦海中。

她還記得男人的五官立體有型，輪廓深邃，可以說相當俊美，卻不修邊幅，下顎長滿了鬍碴子，她對他印象最深的是，他有一雙 亮的眼，那眼裡有著一種玩世不恭的味道，以及一種彷彿能看透人心的犀利。

她從長靴內側取出一柄利刀，此時她只消割斷他的咽喉，就能完成任務。

是的，割斷他的喉嚨，那豔紅色的血汁會像噴泉一樣泉湧而出，他甚至連叫救命的機會都沒有，抽搐一會兒就會斷氣了。

她拿著匕首，貼近了他的頸子，只要用力一劃……她就能回去覆命了。

但是，該死的，她的手在顫抖，她沒有辦法如她腦袋裡所想的那樣，那麼爽快的一刀割下去。

她不認識這個男人，不管他是否是個窮凶極惡之徒，她無法這樣恣意的奪取一條人命！

但另一個聲音在她腦裡響起來—

「妳若沒有辦法完成任務，那麼回來就看不到小可了。」

不，她不能心軟，否則死的就是小可了。

對不起，我若不殺你，小可就會死，所以……請你死吧！她歉疚的在心裡低喃，咬牙，舉起利刀狠狠往下刺，尖刀抵到了他的喉嚨，她霍然停住手。

沒辦法，她還是沒辦法！

一向冷漠的容顏，此刻因心中的掙扎而痛楚得深蹙起眉心。

「不行，你不死，小可就得死，我不能眼睜睜讓小可被殺死！」她輕喃，再次舉刀。「請你原諒我。」

昏昧中，一雙燦亮的眼猛然睜開，駭著了她。接著，床上的男人迅速的滾往另一邊，雙腳落地，直挺挺的站起身來。

「噴，我的小命只有一條，可不能讓妳這樣玩呦。」帶著笑嗓的慵懶男音道。

驚見對方醒來，她有些慌了手腳，一時忘了依她自幼所接受的訓練，應該毫不猶豫的上前，冷酷的一刀了結她的獵物才對，但此時，她唯一的念頭卻是想循原路遁逃。

倉卒來到窗邊，身後陡然傳來一聲巨響，驚得她的腳步微頓了下，回頭一瞥，赫然發現他手裡拿著一條繩索向她套過來。

她避之不及，冷不防被繩索圈套住身子，連兩手都被牢牢的束縛在身側動彈不得。她掙不開身上勒緊的繩索，見他走近，她試圖抬腳想踹倒他，再伺機而逃，不意他竟側身避開，還收攏繩索，硬生生將她拉近。

她面色霜寒的冷斥，「你想做什麼？」

甘爾旋很滿意平常騎馬時最愛玩的套索遊戲，能在此刻發揮作用，一舉逮到她。

「這句話該是我問妳才對，小姐，妳半夜持刀闖進我房間，想做什麼？」

她抿著唇瓣不語。

他神色從容的笑謔道：「莫非因為愛慕我，所以深夜潛進來想向我示愛？還是看我美色誘人，所以想對我用強的，逼迫我就範？」

「你在胡說什麼」聽他滿嘴胡言，她冷眼瞪著他，這男人看不出來她其實是想殺

他嗎？

順手捻亮牆上電燈的開關，有絲驚豔竄過他眸心。

女孩相當年輕，有一張清豔的臉孔，五官精緻如畫，肌膚晶瑩若雪，齊耳的短髮如絲綢般黑得發亮，包裹在一身黑衫黑褲裡的軀體曲線姣好宛如成熟的蜜桃，十分誘人。

「嘖，想不到是個大美人哪，像妳這樣的美女，若想爬上我的床明說，我會考慮給妳這個機會的，何必半夜爬窗進來，若是我一個失手，豈不是要弄傷妳！」低沉的聲調裡透著一抹調笑。

她凝起豔容，怒斥，「誰要爬上你的床了，我是來殺你的！」這個男人是精蟲逆流嗎？滿腦子淫穢。

「殺我？」甘爾旋一手托著下顎，打量著她嗔惱的神色須臾，「我不記得我跟妳結過仇，妳為什麼想來殺我？」

適才她至少有兩次下手殺他的機會，如果剛才那兩次她毫不猶豫的一刀刺向他，他此刻恐怕早已小命嗚呼，但就因為她一再猶疑，這才讓他有機會得以反擊。

大意失手被擒，她懊惱得垂下臉，不想再開口。她在心裡不停的責怪自己，若非剛才一再躊躇，怎麼會讓他有機可趁。

「妳不想說？」甘爾旋玩味的看著她自責的表情。「要不要我送妳到警局讓妳慢慢說？」

「不要！」聞言，她霍地抬起眼，霜冷的豔容上隱約的流露出一絲驚恐。

「妳暗殺我未遂，不會以為我會這樣放過妳吧？」

「你想怎麼樣？」她蹙眉，從他的語氣裡發現事情似乎還有商量的餘地。

「回答我的問題，為什麼想殺我？」

「……自然是有人出錢買你的命。」沉默片刻，她才徐徐出聲。

有人買他的命？他有絲意外會聽到這樣的答案。

「這麼說妳是個殺手？」他素來廣結善緣，鮮少與人結怨，一時倒想不出來有誰會恨他恨得想致他於死。

她咬唇不語，只是微微頷首。

他沉吟了下再問：「是誰想買我的命？」

她投給他兩枚冷眼，「我不知道，就算知道，我也不能說。」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行規，做他們這行的，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就是替委託人保守祕密。

端詳她半晌，甘爾旋相信她是真的不曉得幕後的主使者是誰，從她適才猶豫不決的舉動中可以看得出來，她似乎並不想取他的命。

「我也不是不能放了妳，不過……」

見他說到一半就頓住話，不再說下去，她忍不住追問，「不過怎麼樣？」

「誰知道我大發慈悲的放了妳，妳是不是還會再來殺我。」

「我……」她無法回答他，因為就算她答應不殺他，爺爺必也會派別人來完成任務，他們屈氏家族一旦接下了委託，至今尚不曾失敗過。

甘爾旋星眸微瞇，覲見她繫在頸間的那條黑色絲巾下，隱約露出一小塊紅色的痕

跡，他忍不住靠近她，想看得更仔細。

她眼神戒備的盯著忽然湊近的男人。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趁妳不能動，對妳為所欲為。」見她一臉警戒，他存心想恫嚇她，佯裝出邪淫的表情。

「你敢！」

「為什麼不敢？」他陰沉著面容，用邪佞的語氣道：「既然妳敢跑來殺我，我看我乾脆也來個先姦後殺好了，然後再把妳裝入箱子裡，灌滿水泥，屍沉大海，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。」

「你！」她倒抽一口冷氣，沒有料到自己一時的心軟，竟會換得這樣的下場。

見她嬌容微凝，似是當真了，甘爾旋朗笑出聲，抬手抽走她圍在頸上的那條墨色絲巾，當她左頸那片半個手掌大小的彎月形紅色胎記映入眼裡時，俊目微訝的斂起，思及了八年前的一件事。

「這是……」他忍不住探手想碰。

她厲斥，「住手！要殺就殺，你休想污辱我！」

「別緊張，我只是想知道妳這胎記是從小就有的嗎？」他後退一步好讓她放心。

「難道有人的胎記會在長大後才長出來嗎？」她反問，有點不明白為什麼他看起來似乎很關心她胎記的事。

「妳的名字？」甘爾旋忽道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想知道妳的名字。」

她抿緊唇瓣，不願透露。

甘爾旋也不急，慢悠悠開口，「對於妳來暗殺我的事，我可以有兩種處理方法，第一就是我剛才說的先姦後殺，第二就是將妳交給警方，不過若妳肯答應我的條件，我還可以有第三種做法。」

她不能讓警方抓到她，替屈家惹來麻煩，更不想受辱而死。

她懷著一絲希冀問：「什麼……條件？」

「妳替我做十件事，事成之後，妳就可以走了。」

「哪十件事？」她懷疑那不會是太輕鬆的事。

「我一時還沒想到，等我想到再告訴妳。」見她面露疑惑，他笑說：「我保證絕不會叫妳去放火，也不會叫妳去殺人，一定是妳能力所及的事，如何？」

「這……」她斂眉思忖，衡量情況，片刻才道：「好吧，我答應你。」

甘爾旋笑咪咪的伸手要替她解開繩子，忽地又停住動作。

「欸，等一下，我要怎麼相信妳的話？若是我一放了妳之後，妳就逃之夭夭，我要上哪找妳？」

她清冷的嗓音道：「我用我的信譽發誓，絕不食言。」

他還是一臉懷疑的瞅著她，「我怎麼知道妳的信譽是不是已經透支到下輩子去了？」

見他竟質疑她的承諾，她惱得咬牙。

「……那你要怎樣才肯相信？」她從小就被教導信譽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。

「先說說你的名字？」

沉默的睨瞪他半晌，緊抿的雙唇這才幽幽輕吐出三個字，「屈嵐初。」

「屈？」他吃了一驚，「你是屈家的人？」

他曾從一個道上的長輩那裡聽說過，屈家是一個神祕的殺手家族，只要是他們接下的委託，從來不曾失手過，但屈家怎麼會派她出來？很顯而易見的，她似乎還是個生手。

而且，據他所知，屈家所接受的委託，對象都是幹盡壞事的惡人，他可不認為自己有榮幸達到這樣的條件。

是哪裡弄錯了嗎？

該死，屈嵐初暗罵自己蠢，她剛才不該那麼老實的說出自己的姓氏，讓他知道她是屈家的人，這樣豈不是會連累到家族裡其他人。

甘爾旋一笑，「看在你是屈家人的份上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」他找來了一張紙，拿起筆在上面寫了些字遞給她。「喏，只要你在上面簽個名，我們的協議就成立。」他略略放鬆繩子好讓她能執筆落款簽名。

看著他寫下的內容，她輕擰眉心，最後還是簽上屈嵐初三個字。

「你今晚就搬過來吧。」收起紙條，他笑吟吟開口。

向祖父稟報了任務失敗，還被脅迫答應對方的條件後，屈嵐初很意外祖父並沒苛責她，只要求她在完成任務前不能回去。

躺在床上，她有種荒謬的感覺。

她要刺殺的目標此刻就睡在她隔壁的臥室，而她就睡在他屋裡的客房，這種感覺真是說不出的詭異。

這一切都脫出她的掌控，她要殺的人沒殺成，反而被人擒住，答應要替他辦妥十件事，在完成這十件事前，她還得身兼他的保鏢保護他的安全。

屈嵐初懊惱的輕蹙柳眉。

她不懂，爺爺明知她的個性，為什麼非要叫她來執行這次的任務？

想起臨走前，爺爺說的話——

「如果你無法達成任務，我只好把小可交給嵐錚，任由他處置了。」

嵐錚每次見到小可，總是威脅著要把牠烤來吃，若是真交給他，小可一定會沒命的，一思及嵐錚可能會吃掉小可，她就沒辦法不擔心。

爺爺當時那冷凜的語氣和眼神，讓她曉得他並不是跟她在開玩笑，倘若她無法完成任務，爺爺真的會那麼做。

可，要她親手奪走一個人的生命，她委實難以辦到。

該怎麼辦才好？

第2章

相處幾天，甘爾旋便發現屈嵐初連一隻蟑螂都不敢打死。屈家竟然派這樣的人來刺殺他，不知是太小覷他，抑或屈家的人不了解她的心性？

不管是哪一樣他都無所謂，因為身邊多了個跟班兼保鏢的感覺還不錯，偶爾還可以逗逗她，看她氣得漲紅臉的俏模樣。

就宛如此刻—

「你有種再說一次？」

他笑咪咪的開口，「親愛的嵐嵐，如果妳這麼喜歡聽的話，我很樂意錄下來讓妳日夜聆聽。」

「你找死！」她冷斥。

「我還沒活膩，一點也不想死。」他嘻笑的勾勾食指，「別害羞啊，快過來幫我捶腿。」

她忍住氣，「這包括在那十件事內？」

他笑得無害且真誠，「當然不是。我只是看妳太閒了，好心想幫妳找點事做，讓妳活動一下筋骨，免得妳坐太久，會長痔瘡。」

「用不著你的好心！」冷凝的語氣透著寒意。

「真的不需要嗎？」甘爾旋一臉惋惜，表情看起來就像完全沒料到她會拒絕他的「好意」似的。

投去一記冷瞥後，屈嵐初垂下眼看著手裡的書，決定不再搭理這無聊的男子。這種人愈理他，他就玩得愈起勁。

不在意她漠然的神態，他再出聲，「欸，何必遮起來呢？」

本來打定主意不理會他的，但他這沒頭沒腦的話，令她納悶的抬起眼。

「我是說妳頸子上的胎記，何必用絲巾遮起來，如果妳覺得難看的話，去做雷射手術把它清除掉不就好了。」

她淡道：「沒那個必要。」她並不是討厭這個胎記，只是不喜歡有些人看到她這塊胎記時，會忍不住多看兩眼。

「其實我覺得妳的胎記很美，形狀彎彎的像枚月牙，顏色豔得像要滴出血似的。」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形容她頸子上的胎記，屈嵐初眸裡閃過一絲詫異。

甘爾旋離開辦公桌，朝她走近。

見他探出手，似想抽走她頸上的絲巾，她警覺的避開。就算她不介意身上的胎記，可也沒興趣供人欣賞。

令她意外的是，他只是揉了揉她的髮頂。

「天氣不錯，我們出去逛逛。」

「你不是還有一堆公文沒批完？」身為亞文大學董事長的他，個性散漫得叫人看不過去。那些堆在他桌上的公文都四天了，他只處理了一小部份，遠遠追不上公文增加的速度。

「難得好天氣，悶在辦公室裡批這些公文簡直是浪費時間，人呐要懂得及時享樂。」他一臉悠哉，拿走她手中的書本，丟到一旁，再順勢拉起她。「走吧，我帶妳去品嚐美食。」

她掙脫他的手，對他動不動就愛來握她的手覺得很……困擾。

沒錯，不是討厭，而是困擾。因為他的態度沒有一絲輕薄的意思，就像在對待朋

友似的自然，令她覺得如果自己表現太過介意，未免太大驚小怪了。

「會討厭吃香菇嗎？」手裡落了個空，甘爾旋不甚在意，神色自若的笑問。

「還好。」

「那我帶妳去吃香菇餐。」

「現在都還沒十一點，去吃午餐不會嫌太早了嗎？」跟了他幾天，屈嵐初有些了解他的個性，他是個享樂主義者，尤其好吃美食。

他笑咪咪的道：「不會，這時候開車到山上剛好來得及吃午餐，我跟妳說，那家餐廳香菇的種類多到令人眼花撩亂，保證妳有很多菇類連看都沒看過。」

一邊說著走出辦公室，迎面便遇到他可愛的祕書。

「董事長要出去？」古文文蹙眉問。她鼻梁上架著一副紅框眼鏡，一頭長髮在腦後盤成髮髻，看來有點老氣橫秋，比她實際的年齡至少大上了十歲。

「嗯。」他含笑邀請。「我要去吃香菇大餐，文文要不要一起去？」

「謝謝董事長，我沒空。」她面無表情的推了推鏡框，「不知桌上的公文董事長批完了沒？」

「還沒，等我回來再批。」

她擰眉，「商學院急著在等董事長批示那份新大樓的預算書。」

「這樣呀，妳叫志浩自己看著辦吧。」

「董事長應該很了解陳主任那個人做事一向嚴謹，如果沒有董事長的簽名，他一定沒完沒了。」陳主任每天按三餐打電話來拜託她，她都快被他煩死了。

看著祕書嚴肅的板起臉孔，大有他如果不批好那份公文，就不讓他離開的樣子，甘爾旋讓步。

「好吧，妳把它拿過來，我馬上簽給妳。」

聞言，古文文趕緊走進董事長室，翻了翻桌上一疊卷宗，終於找到其中一份，唯恐頂頭上司不耐久等，一走了之，她火速走回來，連筆都一起遞上去。

刷刷刷，見他龍飛鳳舞的簽上大名，她把握機會，再把手裡的其他幾份在趕的公文一併塞給他，「這幾份也麻煩董事長。」

不愧是他親自去挖角過來的祕書，實在能幹，懂得把握任何一個機會，甘爾旋哂笑的暗讚自己的好眼光。

簽完那幾份公文交給她，他想到一事，隨口問：「對了，文文，我交代妳訂去洛杉磯的機票訂好了嗎？」

「訂好了，下午旅行社的人就會把機票送過來。請問董事長這趟到洛杉磯打算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還不確定，不過，這次我無論如何也要說服溫亞竹來學校擔任設計系的講師不可。」自從前幾個月在美國看過她所畫的繪本書後，他便想聘請她來亞文大學教書，但卻一再被她弟弟所拒，連跟她親自交談的機會都沒有。

因此這次他才會決定親自過去一趟，只要能甩開她那個難纏的弟弟，跟她面對面交談，他相信他一定能說動她來亞文大學任教。

「董事長親自出馬，我想沒有人能逃得過你的魔掌。」這話不是奉承，而是對他

能力的肯定。

自他接掌亞文大學的董事長後，他便替學校招攬了不少優異的人才，讓亞文大學沒幾年便躋身一流的學府。優良的師資陣容和完善的各種軟硬體設備，短短幾年內，亞文大學便已成為不少優秀學子們的首選學校。

「什麼魔掌，是五指山。」甘爾旋笑斥。

「是，沒有人翻得出您的五指山，小的就先預祝您凱旋歸來。」古文文從善如流的說畢，抱著那幾份卷宗離開。

「嵐嵐，走嘍。」甘爾旋笑咪咪的朝她招手。

沉吟了下，屈嵐初問：「你剛才看也沒看就簽名，不怕出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咦，莫非嵐嵐是在關心我嗎？」他一臉笑的瞅向她。

她不賞臉的送他兩枚冰眼。「我只是覺得你這樣做很不負責任。」

「安啦，不會有問題。」

聽他說得這麼自信滿滿，她冷冷出聲，「你是相信自己的眼光，還是信任屬下的能力？」

甘爾旋慢條斯理的勾唇笑道：「兩者皆有。」

網羅人才是他的興趣，每次只要一發現到在某個專業領域有特別傑出的人才時，不將之納入自己的旗下，他就會覺得手癢。

但當他要著手延攬時，必也會對其背景和品行做一番調查，若只有能力而品行欠佳之人，縱使才華再出色他也不會去碰。

他笑觀她接著說：「就像我明知道妳是個殺手，卻還是敢跟妳同室而處一樣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屈嵐初不解的問。

「我信任妳，也相信自己不會看走眼。」

她鼻間漫逸出一聲不以為然的輕哼。等完成他的十件要求後，她還是會……殺了他。

坐進車裡，甘爾旋習慣性的拿出一支煙叼在嘴角，拉開置物箱，用手摸索著，找到一只銀色的打火機，點燃香煙，他深吸一口，徐徐吐出白色的煙霧，將打火機放回去，不經意的瞥見她微擰的眉心。

記起她討厭煙味的事，他降下車窗，讓瀰漫在車裡的白霧散開，接著捻熄才抽了兩口的香煙。

默默的看著他的舉動，屈嵐初心底的疑竇愈來愈深。

他除了懶散一點外，為人並不苛刻，甚至可以說得上寬容了，跟著他的這幾日以來，她從來沒看見他責備過誰。

即使前兩天有個工友不小心從二樓將污水往下倒，不巧淋到剛走過的他，弄得一身髒，他也只是一臉笑的對著那名惶恐的工友說沒關係，還消遣了自己兩句。

像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是個窮凶惡極之徒？屈家一向只殺壞事做盡的惡人，但他除了那張嘴巴壞了點，並構不上惡人的條件。

難道，是他太會掩飾了，這並不是他的真面目？

「如果你覺得你的腦袋很多餘，我很樂意替你擰斷它。」前往洛杉磯的飛機上，頭等艙裡，壓抑的冷嗓輕幽幽的響起。

甘爾旋還是沒有移開枕在美人香肩上的腦袋，似真似假的笑道：「如果沒了腦袋，我就看不到親愛的嵐嵐了，我會死不瞑目。」

屈嵐初忍無可忍，忿忿推開把她的肩當枕頭的男人。

「你再敢靠近我一吋，信不信我殺了你！」鼻翼裡瀰漫著他身上屬於成熟男子的麝香氣息，擾亂了她的思緒，惹得她莫名心煩意亂起來，面頰隱隱發熱，連呼吸都微微亂了平常的節奏。

「不信。」他大刺刺的打了個哈欠，一點也不介意她難看的臉色，下顎再枕回她肩上，凝望著她的側顏，察覺到她臉孔微泛紅暈，忍不住用鼻子蹭了蹭她的臉頰。

「我親愛的嵐嵐不會這麼狠心的，況且妳答應我的十件事連一件都還沒完成，妳應該不會想毀約吧？」

也就是他吃定她了是嗎？

他嗓音帶著笑意再道：「嵐嵐，妳是不是在害羞啊？吶，妳看妳臉都紅了，噴，真是迷人，讓人好想咬妳一口。」他近乎挑逗的伸指撫摩著她櫻色的唇瓣，那飽滿柔軟又富有彈性的觸感，令他為之著迷。

屈嵐初張嘴，狠狠的咬住他輕薄的手指，頃刻間口裡滲進一絲近似鐵鏽的腥甜味道，但她還不肯鬆嘴，利齒緊緊嚙咬著那無禮的手指，似乎想咬斷它。

甘爾旋吃痛的悶哼一聲，噴，咬得真用力，應該見血了吧。

「如果你想在我身上烙下愛的痕跡，我很樂意，不過，美麗的空中小姐在看我們了。」他謔笑道。

聞言，她霍然鬆嘴，望向走道，只看見空姊走過的背影，雪白的容顏驀然漲紅。他貼近她耳畔，「剛才妳的動作很挑逗，空姊還對我曖昧的一笑呢。」

他的氣息拂進她耳裡，令她身子不禁微微一顫，彷彿有股酥麻如電的感覺從耳朵往全身蔓延開來。

腦袋裡頓時響起一個危險的訊號，她連忙起身。

「妳要去哪？」

橫他一眼，她走往洗手間的方向。

看著她略顯僵硬的背影，甘爾旋淺笑低語，「嵐嵐真的很害羞呢，一逗就臉紅。」他抬起食指，上頭果然被咬出了一圈深刻的齒痕，豔紅色的血絲就從那圈齒印裡滲流而出。

他張嘴含住手指，吮吸著溢流而出的血沫。想起適才她咬住他食指的模樣，體內的血液猛然熱燙起來，下腹微微繃緊。

「嵐嵐，妳比八年前還要誘人呢。」他低笑，將背靠向座椅，瞇起眼眸，似在思量什麼。

洛杉磯。

屈嵐初靜靜的杵在一旁，注視著甘爾旋用電話與那位在美國相當有名的繪本作家

溫亞竹談論著明天的行程。

這也是他這趟來美國的用意，想挖這位繪本作家到亞文大學任教，在碰了一連串的釘子後，終於避開她那個難纏的弟弟，跟她在今天達成了協議。

屈嵐初心忖這樣算是替他完成了一件事吧，接下來就只剩下九件事了。

「那麼明天我會讓嵐嵐過去接妳……妳放心，她本領高強，那幾個保全難不了她，屆時，妳只要照她說的話做就好了。」

結束通話，見她竟目不轉睛的看著自己，甘爾旋揚眉笑道：「怎麼這麼深情款款的看著我？」

「誰深情款款的看著你，你連厭惡的眼神都分不清嗎？」她冷臉斥道。

花費了不少工夫，終於在今天搞定溫亞竹的事，他心情大好，笑吟吟道：「我就是分得出來才會說妳含情脈脈嘛，如果妳自己沒察覺到的話，要不要我借妳一面鏡子，讓妳看看妳此刻癡迷的眼神？」

她霜冷著臉，漠著嗓道：「我看該照鏡子的是你，好好把自己看清楚，只有笨蛋才會對你癡迷。」

他一點也不在意她貶抑的話，滿臉笑容的起身，「走吧，我們去慶祝一下。」

「要去哪？」

「前幾天跟蹤溫亞竹和她弟弟到環球影城時，妳不是一臉渴望的想在那裡玩嗎？」

「誰一臉渴望了？」她嘴硬，不願承認當時蠢蠢欲動的心情。

自幼，泰半的時間都在接受嚴格的武術訓練，她並不像其他的小孩擁有太多玩樂的時間，那天跟蹤溫亞竹姊弟去到環球影城，看到那裡有趣的各個主題遊樂園，她不禁感到很新鮮，悄悄的張大眼，四下看著那些她不曾玩過的遊樂設施。

但，他是怎麼看出來她……想玩？

見她逞強，甘爾旋也不與她爭辯，改口道：「好，是我想玩可以吧。」

她凝著臉，淡哼一聲，跟著他離開飯店。心裡有點感動，明白他其實是為了她才這麼說的。

這男人嘴巴很壞，但是……卻常在不經意間顧慮到她的感受與需要。

他，實在不像個惡人。

她再一次這麼認為。

環球影城。

屈嵐初玉頰染著紅暈，一向冰冷的眼神透著一抹罕見的興奮。

她沒有想到這裡的遊樂設施這麼好玩，怪不得會排了這麼多人，尤其是搭乘小艇從幾十公尺高的地方往下滑落時，那種刺激讓人感到很痛快。

她已經玩了三趟，甘爾旋並沒有陪著她玩，而是在下面替她排隊，好讓她不用等太久，一趟結束之後，很快就能再玩第二趟。

他是個好人，此刻，她在心裡這麼覺得。

「玩得盡興了嗎？要不要再玩第四遍？」見她朝他走來，倚著欄杆而立的甘爾

旋，俊美的臉孔上沒有久等的不耐煩，而是一臉柔笑，伸指將她被水沾濕落到頰畔的髮絲撥回耳後。

她似是沒有察覺到他親暱的舉動，抬眸看了一眼天色。

「不用了，時間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吧。」她沒忘記明天還要去溫家將溫亞竹帶來。等替他辦完明天的事，她答應他的十件事，就只剩下九件了。

與她併肩而走，甘爾旋忽問：「有去過迪士尼嗎？」

她搖首。「沒有。」

「下次有時間我再帶妳去。」

屈嵐初柳眉輕顰，瞅著他，問出心裡的疑惑，「你……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？」

她知道他很擅於收攬人心，所以才能延攬那麼多優秀的人才到亞文大學，莫非，他也想收攬她的心嗎？

迎上她困惑的眼神，他笑道：「妳現在是我的保鏢，我當然要討好妳。」

她想起當初他要她簽字的那張紙上所寫的內容—在她完成他交代的十件事前，她必須負起保護他的責任，直到辦完那十件事後—所以她現在名為他的私人特助，實際上是他的跟班兼保鏢。

但為什麼她隱隱覺得，他對她似乎……還有些其他的什麼？

下了飛機，從桃園機場前往飯店的路上，屈嵐初不經意的向窗外瞥了一眼。

那是……

「停車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想在這裡下車，兩個小時後我會自己回去。」

他沒有再追問原因，指示計程車司機把車停下。

「那我先送亞竹到飯店，待會妳直接到學校來找我。」

「好。」應了聲後，她推開車門，腳步匆匆的往回走。

計程車重新上路，坐在前座的甘爾旋盯著右方的後照鏡，不久，便看見她走進一棟建築裡。

「那個，甘先生，我們還要多久才會到飯店？」坐在後座的溫亞竹輕淺的聲音傳來。

「大概還要再十分鐘左右。」看得出她的神情裡透著絲緊張，他安撫的說：「妳一個人可能會有點不習慣，等嵐嵐回來後，我會請她今晚過去飯店陪妳。」

「謝謝。」溫亞竹靦腆的道謝。自有記憶以來，從不曾離開過弟弟的她，一踏進這對她而言很陌生的地方，實在不禁感到有些惶恐。

雖然不後悔自己當初瞞著弟弟來此尋找自己遺落的過往，但是心頭還是忍不住有絲惴惴不安。

她不知道在這裡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等著她。

甘爾旋溫聲再道：「亞竹，別擔心，有什麼問題或需要，妳可以隨時告訴我，我會盡我所能的幫妳解決。」

她綻起一抹淺笑，「謝謝你，甘先生，我想日後可能會有很多地方要麻煩你。」

「妳儘管開口，不用跟我客氣。」他給她一個令人安心的笑容。

溫亞竹接著道：「甘先生，你跟屈小姐感情好像很好。」

他低笑，「妳從哪點看出來我跟她感情很好？」

她歪著柔美的小臉，想了下才說：「呃，我說不上來，是一種感覺，我覺得你很疼她。」

甘爾旋玩味的輕哼一聲。

聽見他不置可否的漫哼聲，她疑惑的問：「不是這樣嗎？」

他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哂笑道：「女人的直覺向來很準。」

送她到飯店，一切安置妥當後，甘爾旋搭計程車回到屈嵐初先前進去的建築物。

迎面而來的繽紛色澤炫亂了他的眼，也讓他感到有絲意外。

這裡是一個蘭花展的會場，各種品目爭奇鬥豔的蘭花擺滿了展示架。

他不懂蘭花，無法評斷這些展示出來的蘭花孰優孰劣，只知道入目所及，不論是白色的、黃色的、粉色的、紫色的、紅色的，每一朵都各具風情，嬌豔動人。

就宛如……她一樣。她面容是冷了點，但是她漲紅臉或是害羞起來的模樣，可是比花還嬌呢。

隨意瀏覽了下佔地兩百多坪的會場，甘爾旋的心思不在花上，目光不時在眾多賞花客之間梭巡著。

「這株嘉德麗雅蘭是去年蘭展的優勝作品，它的身價至少值兩百萬，若不是急著用錢，我絕不會用一百五十萬把它割愛。」

「我只能出一百萬。」

有人在議價的聲音傳入耳中，甘爾旋瞥去一眼，輕掃過的眸光無意間瞟到站在前方五公尺遠的一抹熟悉的身影。

屈嵐初駐足在一株蘭花前，凝沉的表情裡看得出似是壓抑著一股強烈的憤怒，他有些訝異。

半晌，她帶著怒氣離開會場，甚至沒有發現到他。

他凝望她的背影須臾，好奇的走近她適才停駐之處。

桌上的名牌寫著這株白色蘭花的名字—冷香。

他垂目看著白得脫俗的蘭花，覺得這個名字似乎還挺適合它的。

見他專注的欣賞著蘭花，不遠處負責展示的小姐走過來出聲介紹。

「這株蝴蝶蘭是去年蘭展的優勝作品，它不論在色澤、花形，還是姿態、香氣上，都近乎完美無缺，是一株不可多得的蘭花，你靠近一點聞它，可以嗅到它清芬撲鼻的淡淡幽香。」

甘爾旋俯下臉，一縷清雅的淡香繚繞在鼻翼間。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兩百萬。」

屈嵐初含著怒氣回到亞文大學，甫進入董事長室，當一抹雪白映入眼際時，她錯

愕的怔愣住了。

「冷香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怎麼樣，這株蝴蝶蘭很美吧。」甘爾旋悠哉的笑問。

「你怎麼會有這株蘭花？」她詫問。不可能的，一個多小時前它明明還擺在蘭展會場，為什麼會忽然跑到他辦公室裡了？

「喜歡嗎？」他不答反問。

「……」他居然問她喜不喜歡冷香？

這株蘭花是她親手培育的，她怎麼可能會不喜歡，它原本應該好好的被安置在屈家溫室中，卻不知道被誰拿到了展示會場拍賣。

先前當她逛進蘭展會場時，猛然乍見到冷香，憤怒極了，是誰沒有經過她同意擅自將她心愛的蘭花拿去展售？

原想向家人詢問，但卻始終連絡不到人。

見她神色有些複雜，甘爾旋看似漫不經意的開口，「你不喜歡呀？」

她擰眉低道：「我怎麼可能不喜歡。」

也就是喜歡了，他果然沒錯看她當時的眼神，她對這株蘭花有著極深的感情。

「這兩天你暫時去保護溫亞竹，我想用不了幾天，她那個黏人的弟弟就會追過來，等他來了，你再回來，這盆蘭花就是你的了。」

他的意思是要把它送給她？

屈嵐初說不清此刻心裡那種五味雜陳的感覺，這花原本就是屬於她的，他卻買來要送給她？

片刻之後，她想起一事得先說清楚才行。「我們之間只約定在我替你辦完那十件事前，有責任保護你的安全，如果你要我去保護溫亞竹，這就是第二件事了。」

「嘖，嵐嵐，你真愛斤斤計較，」他揶揄的調侃道，「好吧，誰叫我是個大方的男人，你說算就算吧。」

得到他的同意，她往外走去，準備前往溫亞竹下榻的飯店，來到門口，猛然又思及一事，她回頭，慎重的問：「你知道要怎麼照顧蘭花嗎？」

「不就每天澆水嗎？」聽她的語氣，似乎很懷疑他沒有照顧這株蘭花的能力。

一聽他的話，就曉得他壓根不曉得要怎麼照顧這種植物，屈嵐初輕蹙柳眉。

「我寫一張說明書給你，我不在的這幾天，你每天要依照我上面寫的步驟來做。」她再踅回他桌前，深深凝睇著那清雅脫俗宛如蝴蝶展翼般的幽蘭，須臾，這才拿起紙筆，飛快的寫下照顧蘭花的步驟。

甘爾旋發現她看蘭花的眼神充滿了憐愛，宛如在看自己的孩子似的。

唔，看來他得向賣花給他的小姐打探一下這盆蘭花的來歷了。

不多久，他便得知培育出這株蘭花的人是誰了，莞爾的凝睇著桌上那株雅白勝雪的幽蘭。

原來如此，怪不得她當時臉色會那麼奇怪了。

看來他得把它供起來小心伺候著，免得萬一弄傷它，有人會心疼的找他拚命。

「我看還是找個懂得蘭花的人來照顧它好了。」他伸指敲著桌面，腦中搜尋著適

合的人選。

crescent